

國際叢書

劉炳藜 趙演 編譯

蘇俄經濟生活

中華書局印行

叢書
國際
蘇
俄
經
濟
生
活

劉炳
趙黎
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1933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那台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
蘭州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
漢口南昌九江安慶蕪湖南京
徐州杭州福州廈門廣州汕頭
梧州雲南瀘陽香港新加坡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七二九二)

編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劉炳

蔡

(外埠另加郵匯費)

◎ 定價銀一元

國際書局蘇俄經濟生活(全一冊)

譯序

一二八戰爭把我由滬西與閘北之間的靜僻的鄉村趕到繁囂的上海市中來了。在損失了數年來由教書和撰述所得的所有的書籍和什物之後，我只得把一切負擔暫時撇開，獨自靜居到一個狹小的樓房中；由此常常跑到距離所不甚遠的關稅圖書館中去參閱最近出版的關於經濟與政治的重要著述。在那裏閱讀了十幾冊經濟巨著之後，發現了柯爾文·胡佛 (Colvin P. Hoover) 所著的蘇俄經濟生活 (The Economic Life of Soviet Russia)。這書共有十三章，近二十萬言，係一九三一年出版。著者係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會員，這書就是他親自跑到俄國考察其經濟生活後的報告。當時為興趣和饑餓所驅迫，使我不能不暫時停止政治經濟巨著的閱讀，而開始翻譯此書藉作糊口之計。原書二十萬言，可是書局的意思，是希望把他減縮成十萬言的中文。我便在這個預定之下開始工作。

剛剛寫到興味正濃的時候，因為滬戰的停止，便有許多學校開始授課，我又被邀為原學校的講師；又因種種瑣事，使我不能不把譯書工作暫時擱置。一擱便擱了幾個月。暑期，在

京中遇到舊友趙涵川（演）先生，便爲述及我譯這書的經過，他允爲我完成，所以這書終於由兩人寫成了。——我所譯的是第二、三、五、六、七各章，以及第八章的一部份（至第一章雖然譯下了却掉了草稿），其餘都由涵川着筆，並且由他總校閱一次，我在此特別感謝他！

在趙先生譯述的中間，又因爲他夫人的病以及其他著述工作的繁忙，以致一再耽擱，經過好幾個月始克完成。待稿子交到中華書局的時候，已近一九三二年年末了。後來又因爲字句的商酌耽擱了不少時候，直到今日才得與世相見，這在我要算是放下了一付重担！因爲有字數的限制，所以原書中不甚重要的地方略去了不少，甚至統計表也刪去了一些。但是無論怎樣刪削，結果還有十三萬言。譯本字數雖然減少，但於原書並無損傷，不過譯文側重意譯，故字句之間不免略有出入處，這是應該特別聲明的。

在這動盪的偉大的時代，國人對於國外情勢，尤其對於蘇俄的經濟生活，會特別加以注意；本書的出版，於增加國人的對外情勢，尤其對蘇俄的經濟生活的了解，或者不無相當裨益罷。譯畢，因綴數言以爲序。

一九三三，二，五，劉炳藜於上海。

蘇俄經濟生活目錄

譯序

第一章	蘇聯經濟的一般特徵	一
第二章	工業的組織	一四
第三章	生產力與投資	四六
第四章	農業	七二
第五章	國內貿易	一二六
第一節	緒論	一二六
第二節	批發貿易	一三七
第三節	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之規定	一四三
第四節	私人貿易	一四六

第六章	國外貿易·····	一五三
第七章	銀行制度·····	一七〇
第一節	國家銀行·····	一七〇
第二節	工電長期信用銀行·····	一七八
第三節	全俄合作銀行·····	一九一
第四節	農業信用放款制度·····	一九三
第五節	N. S. H. 的市立信用放款制度·····	一九七
第六節	國外貿易銀行·····	二〇一
第七節	儲蓄銀行·····	二〇二
第八節	私人銀行·····	二〇二
第八章	貨幣·····	二〇三
第九章	合作制度·····	二二四

第一節 緒言	二二四
第二節 生產合作社	二三一
第三節 農業合作制度	二三八
第十章 勞動	二四三
第十一章 社會保險	二七五
第一節 緒言	二七五
第二節 疾病保險	二七七
第三節 醫藥治療	二七八
第四節 保險	二七九
第五節 生產優待	二八一
第六節 喪葬費	二八三
第七節 失業保險	二八三

第八節 年老保險·····	二八七
第十二章 計劃經濟·····	二八九
第十三章 俄國共產主義與人類幸福·····	三一三

蘇俄經濟生活

第一章 蘇聯經濟的一般特徵

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單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變相，不單對於經濟上資本主義的操縱者加以嚴格的限制。蘇聯經濟制度乃是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牠的偉大和重要，超乎歷來的一切經濟制度。在這一點上，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英國工黨所理想的那種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固然相信社會主義最後終可打倒資本主義，但他們的黨，如果在議會中得了權柄之後，是否真就想或者真就能破壞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代以一種根本不同的制度，很是疑問。然而共產黨在俄國，却已實現其使命。

在蘇俄，私有的財產，除了極私人的用品外，已不復存在為一種社會制度。衣服，傢具，書籍，家用雜物以及蘇維埃政府的公債，雖然仍可為財產權之目的物。但是這種個人的財產

權，也不是絕對的。例如，富農和私商所有的這類財產，也可以不經合法的手續，而被政府取去。蘇維埃經濟制度，已能使不論任何人，無法在蘇俄集蓄一點小財產；據遺產法的規定，縱令個人可以得到較多的財產，也不能遺傳與子孫。

在工業界，在商業界，現在乃至於農業界，一切財產的私有和活動，已經完全消滅，或者也正在破壞的途上。在蘇聯，利潤、利息以及租金的私相授受，已逐漸縮減，差不多到了消滅的程度。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後，雖有少數人得建築房屋出租，但房租和利息，已不復是一種重要的經濟範疇。到現在，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已經消滅，所以利潤的私相授受，已不復存在。『剝削階級者』(exploiting classes)以及投機家之類，他們的財源本來全靠上述的這種利潤，現在已完全被政府所奪取。現在工人們應該得到他們勞動的充分報償。照共產黨的理論，『剩餘價值』已不復存在，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已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興了。但是，假若私人利潤消滅了的話，工業又怎樣地推進呢？那種引誘人生產的利潤，又用什麼來代替呢？第一點我們應該知道在蘇聯，普通工人的生產動機，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

的生產動機，並無大異。我們若說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生產所以較為有效，是因為他們是為自己而工作，而非為政府工作，這自然是笑話。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或蘇聯中，大多數工人，都只是些僱傭勞動者。可是講到工業的領袖來，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此，此地就有一個問題發生，即是要如何才能得到有才能的管理者呢？要拿什麼東西，才能够引誘這些人員，極力的有効地去管理他們的工業呢？是不是以社會服務的動機，代替自私自利的動機，已經可能了嗎？

我們在此，描述一下蘇俄工業上管理者們的地位，是頗為有趣的，這不單只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重要，而且也因為這可以反映出蘇聯整個的經濟及社會制度的一些顯著特徵來。

最先，我們應該明白的，是蘇俄工業的整個觀點和資本主義工業的觀點，根本不同。當軍事共產主義的初期，工業被共產黨拿到手裏來行的時候，生產費用與生產之間的關係，曾起極大的混亂。當時有些人的意見，以為生產不是為市場而生產，單是為生產物品而生

產，於是，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計較生產費用的觀點，便可完全置之不顧了。但是，自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這種意見便完全改變。貨幣的使用，大部分已經恢復，工業也重復為市場而生產，計較生產費用的觀點，重又漸漸恢復過來。可是，不論是在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或是廢除新經濟政策的現在，利潤的獲取，終歸不是蘇維埃工業的第一目的。蘇維埃的工業，雖希望有利潤的獲得，但這種利潤，終歸不是生產的根本目的。蘇俄工業的管理者，非常知道：假若他採用了較有效的方法及種種節省方法，因而增加了他所管工業的利潤，則這些利潤，政府必用二種方法使其減少：或者減低生產品的賣價，或者抬高工人的工資。這兩件事情，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相當範圍內，也是這樣辦法。因為節省和方法改進的結果，當然可以使價格降低，工資增加。而在蘇聯，不單靠自然而然地，逐漸達到這個目的，並且還用積極的方法，期其實現。更進一步，工廠的經理，也很知道，他這個工業所獲得的利潤，也許會被政府提去，轉給之於託辣斯中的其他工廠，或用之於全不同的工業上。總之，無論如何，他不能憑其股東的資格，來分取利潤。工業上負責的經理，也許是一個共產黨，但即使他不是，他

也知道他在工業管理上的成功，是用利潤以外的他種標準來評量。因為他所實施的計劃，其中除了利潤而外，尚有其他許多項目。政府叫他來管理這一工廠的時候，預限他的生產，在一定時間內，有一定的分量，有一定的品質。若果他生產的分量，適合預限，或者超過他生產的時間，適合規定的時間，或者在更短期間。又品質方面，或者適合規定的標準，或者更為優良，這種種因素，在評定他的管理的成績上，實較利潤的多少，更為重要。除此以外，勞働環境改進的程度，也是測量工業管理成績的一個標準。其中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績評量法，却很近似資本主義的方法。即是減少生產費用，也是蘇俄的最大願望。生產費的減少，自然是資本主義者增加利潤的一種方法。但是，蘇俄管理工業的人，並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用以減少生產費的一切方法都拿來應用。第一點工資是不能減少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時間工資（即以時計算者）更不能減少。反而非增加不可，——至少每年都要增加一點。他也可以像資本主義者一樣，當勞工的生產力增加時，可以把件工的工資減少，但採用這種方法的限制，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更為嚴厲。可是，蘇俄督促工人增加速力的辦

法，雖也許沒有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有效果，但是却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的用力。

物品買賣的價值，本是決定資本主義事業利潤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蘇俄的工業管理者，並不留意於此。他們並不必關心於買賤賣貴。他們完全沒有買賣的問題。因為他努力從事於生產，還來不及應付哩！

蘇聯工業管理者，努力生產的動機，是非常強烈。因為若有成績，報酬很大，但若失敗，責罰亦極嚴厲。大多數負責的管理者，現在都是黨員。因而管理成功即是可昇擢，昇擢即可握權力。權力的欲望，在典型的共產黨員胸中，是熊熊地燃燒着。資本主義世界的精力，用於求財富，求社會地位，求生活的舒適，而在蘇俄，則用於求權力。

蘇維埃工業管理者的責任，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者一樣重大，假若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則他的威權，也是一樣重大。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昇擢的機會，較諸資本主義國家，是無限的大。舊日遺留下來的少數小資產階級管理者，現在已很快地被淘汰了。偉大的資本建設和工業擴張的計劃刻又在進行中。新近農業的集團化，更需要無數服務的人員。舊時服

務的階級，又早已被排斥了。地主，小資產階級，新興農業資產階級，舊知識階級，都被放逐了，被排擠了，或殺戮了。因此，具有才能的人，只要他是一個黨員，其獲得權力的機會，真是無限。

蘇維埃工業管理者的前程，並全靠他能否履行其生產的計劃而定。他自己很知道，只要他是一個活動的黨員，並常常保持着正統的共產信仰，那麼，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政府沒有不用他的。若果他在這一種工業上，沒有成績，政府就調他到別一種工作去。他的活動力以及他對於共產的正統信仰，便是他忠實的證據，所以，即使他在生產上沒有成績，也不會因此而實際受責罰。假若他在管理工廠以前，是做同業公會的工作，那麼，管理工業，沒有成績時，他仍可回去做原來的工作，或者去做一種政治工作，不必要管理工廠的那種能力的。再者，一般黨員兼任工業管理者，也和其他在高位的黨員一樣，大部分的時間，是用來做黨務工作。

除開這種純粹的黨務工作而外，他還要用大部分的精力，和他自己工廠的工人，和託辣斯全體工人的代表，和託辣斯及辛的嘉的管理者，和縣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和他自己

工廠內糾察隊的隊員，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人員，舉行無窮無盡的委員會。尤其是現在的時期，已由工人的直接管理，轉變為單獨負責管理的制度，這類委員會，更無從減少。因為，工廠管理的實權，既由工人手中奪去，則至少要把工人管理的一切外表特徵，暫時保持着，方能使工人不生反感。所以每一個工廠，每一個辦事室，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組織，都附設得有一個委員會，會議室照例有一張鋪着紅桌布的檯子，檯子上照例有水瓶和杯子。看到這種景象，使人想起他們在無數會議上所浪費的精力和時間，真叫人不堪再視。這種情形，將來也許可望改正。若管理者或專門人員，都變成爲黨員，或者，至少受過黨的訓練，那麼，這種以爲工人們，非藉外觀的虛飾，來緩和他們感情不可的心理，會逐漸減縮。而這種無謂的會議，也就可以省去一大部分了。在現在看起來，這種狀況，實是妨礙工業效率的一重要因子。行政人員和工人工作時間的浪費，對於生產乃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像這些委員會，空費行政人員的精力，且發生以談話即工作的傾向，這對於蘇維埃工業的進步，實是一個極大的障礙。